

浙江文叢

呂留良詩文集

〔下冊〕

呂留良詩文集

〔下冊〕

桐鄉市呂留良研究會

徐正等

整理
點校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呂留良詩文集 / [清]呂留良著;徐正等點校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1. 11

(浙江文叢)

ISBN 978-7-80715-776-2

I. 呂… II. ①呂… ②徐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集—中
國—清代 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I222. 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28368 號

呂留良詩文集

(全二冊)

[清]呂留良 著 徐正等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陳小林 路 偉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張 59.25

字 數 568 千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776-2

定 價 160.00 圓(平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下冊目錄

晚村慙書	徐儒宗	點校
呂晚村先生家訓	張森生	點校
東莊醫案	徐樹民	點校
天蓋樓硯述	徐正	點校
呂晚村先生硯銘	徐樹民	點校
禦兒呂氏昏禮通俗儀節	俞國林	點校
附 大義覺迷錄	陳永革	點校

序 一

僕生平有二恨：其一阿堵，其一帖括。阿堵之害，舉古今人無貴賤賢愚、男女童叟，皆蠕蠕衮衮出沒生死于其中，其罪狀多端，姑不具論。獨是帖括一途，始於王臨川，臨川執拗病國，史冊昭然，後世痛詆其人，而仍恪遵其制，真不可解。且臨川晚年，亦自悔其變秀才爲學究矣。彼作俑者方自悔之，而效顰者，顧衆悅之，尤不可解也。世之習此技者，剪綵綴花，塗粉著糞，與聖賢理學一路，相去若河漢馬牛，要不過藉以爲功名捷徑耳。然高才博學之士，或稿項黃馘而不得一售，而一二黃口孺子，甫識『之無』，剽掇唾餘數語，便自詡青紫拾芥，舉文章經術、學問品行，一切俱可束之高閣，未仕安得有真人品，既仕安得有真事功？故甘泉先生嘗言『舉業壞人心術』，而草莽扭蠟之徒，憤時嫉俗，往往倡爲『廢八股』之說，良有以也。

僕自束髮讀書，晷夕披吟不絕，獨于帖括一途，不能爲違心之媚。雖假手倖竊科名，而所憂乃在世道。每歎取士定制，沿襲已久，神明變通，當自有法，輪攻墨守，兩者交戰，功罪未知孰先。昨得用晦制義讀之，乃不覺驚歎累日。夫僕所恨者，卑腐庸陋之帖括耳。若如用晦所作，雄奇瑰麗，詭勢瓌聲，拔地倚天，雲垂海立，讀者以爲詩賦可，以爲制策可，以爲經史子集諸大家皆無不可。何物帖括，有此奇觀，真咄咄怪事哉！使世間習此技者皆如用晦，則八股何

必不日星麗而嶽瀆尊也？

僕嘗謂：欲雪阿堵之恨，定須作神仙；欲雪帖括之恨，定須登制科。然神仙難求而制科易取，僕固嘗爲其易者，鹵莽之報，實愧于心。今幸得用晦此衷，灑然暢然，復何恨于帖括哉！若夫神仙之事，當與用晦共圖之，必不令稚川、貞白拍手笑人耳。

鍾山弟黃周星題。

序 二

以用晦之文，而目之曰『慙』，古今誰復有不慙者？昌黎自謂『作俗下文字，下筆令人慙，小慙則人小好之，大慙則人大好之』，斯亦昌黎之云耶？然昌黎之所慙，後世未嘗見，不知於用晦較何如？昌黎固不自存，不應小好大好之人，亦不私相抄傳也。是昌黎之所慙，人亦從而慙之矣。若舉用晦此文示昌黎，所見人怪則有之，好於何有？然則用晦之云，當自有其所謂『慙』，初不在乎此也。

用晦年十二，即操管與同社角，社中耆宿皆謹避其鋒。其文之奇，無所不盡，忽爲南華、禦寇，忽爲《楞嚴》、《唯識》，忽爲三《傳》，忽爲騷賦，忽爲蔚宗、昭明，忽爲馬、班、賈、董，忽爲韓、蘇，每出，必闕然不能測其騰騫所至。亡何，鰲折塵揚，巢傾卵覆，家收圖籍之中，身橫刀俎之下，幾殄厥祀，幸而獲生。余過弔之，竹槩木榻，皆非夙御，而手卷微吟，壞牆裂竹，未嘗見其有慙色也。風雨洊漂，甕繩無蔽，稍稍出其聲光於煙燐露蟀之餘，無不知用晦之文既醇且肆，又有不可方物者。乃反顧影咄咄，若不能一日釋然於中。問何以名『慙』，曰：『吾文不及古人耳。』天下讀其文，果不及古人乎哉！吁！其慙吾不知，知其無慙而慙爲可歎而已。

順治庚子夏，同學弟陸文霏拜手書於東泉草堂。

晚村慙書目錄

詩三百一	無邪	………	七	大畏民志	二句	………	四一
周監於二	節	………	一〇	詩曰妻子	兩節	………	四三
子語魯太	節	………	一二	詩曰嘉樂	二節	………	四六
子使漆雕	節	………	一四	唯天下至	參矣	………	四八
女與回也	全	………	一七	其次致曲	二句	………	五一
子曰回也	節	………	一九	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	………	………	五四
如有博施	全	………	二一	孟子曰天	全	………	五六
子與人歌	節	………	二四	今有受人	罪也	………	五八
孔子曰才	然乎	………	二六	孟子道性	節	………	六〇
子在川上	節	………	二八	請野九一	節	………	六三
或問子產	怨言	………	三一	孔子之謂	二節	………	六六
君子有九	節	………	三三	此五人者	友矣	………	六八
日知其所	二句	………	三六	舜發於畎	於市	………	七一
衛公孫朝	全	………	三八	孔子登東	二句	………	七三
				居仁由義	二句	………	七六
				仁也者人	節	………	七八

晚村慙書 三十首

詩三百一 無邪

聖人明立經之旨，即於《駟》辭取義焉。

夫《詩》三百，無非思之所爲也，夫子懼人之入於思而忘經教矣，即以《駟》之言『無邪』者蔽之，謂《詩》之大旨則如此。

今夫六經，皆治心之書也。

然諸經之治心也嚴，而詩之治心也以柔。即匡鼎之頤亦解矣。嚴則可畏，柔則可親。先王曰：吾使之畏而私伏於中，又不若使之親而盡出其私於外。至於私之盡出，與後世共見焉，則柔也，而嚴之至矣。

諸經之治心也斂，而詩之治心也以生。斂則不流，生則不已。先王曰：吾使之已而情制於正，又不若使之流而博極其情於變。至於情之博極，與天下並論焉，則生也，而斂之至矣。——此詩教之所由立也。

然而學詩者，習於柔而失其嚴，樂於生而昧其斂，則何也？諸經治心之意顯，而詩則隱

也。其所以隱者何也？凡所謂經也者，或自聖人作之，或自聖人述之，或聖賢行事而爲之，下者紀之，或凡庸之編載而聖人爲之論定之。深折朗拔，極似老泉文字。讀之者，震震然有一聖人立於其前，即震震然有一聖人之意行於其內。若夫詩也者，大半出於征夫游女、狂且怨婦、窮愁之民之所爲，文情翔恣，莫可舉似，但見中闕一天門鳳閣在，或有跳於前，或有臥其下。其所紀非盡聖賢之行事也，而又不自聖人作之，不自聖人述之，而聖人又未嘗謂若者可，若者不可，若者是，若者非是，而爲之論定之。讀之者，忽以其心爲征夫游女焉，忽以其心爲狂且怨婦焉，忽以其心爲窮愁之民焉。若以爲征夫游女、狂且怨婦、窮愁之民之上，又有一聖人立乎其前，有一聖人之意行乎其內，則讀之者忘之矣。滔滔千里，中流一砥。而吾謂此其不可忘者也，忘之，則詩非經也。古未有征夫游女、狂且怨婦、窮愁之民之所爲，而可以爲經者也。詩之所以得爲經者，自不在乎征夫游女、狂且怨婦、窮愁之民之中，而又不出於征夫游女、狂且怨婦、窮愁之民之外，是可即《駟》之一言以蔽之耳。一言維何？曰『思無邪』。

蓋思之本然，有善而無惡，故讀令德而知其褒，讀淫亂而知其刺，詩人不自言其意，而無不相喻者，率性之道也，人心之詩也；

思之當然，善善而惡惡，故因其褒而令德明，因其刺而淫亂止，詩教不更言其故，而無不自得者，反情之學也，先王之詩也。

以人心之詩，行先王之詩，是以——

人心之善，無所緣則易沮，忽於詩遇我心焉，不意如是之纏綿而無遺也。赤心片片，說來冰寒雪淨。豈惟無遺？將我心所未有之善，亦旁推曲引而達之矣。

人心之惡，無所鑒則易藏，忽於詩發我心焉，不意如是之淋漓而難掩也。豈惟難掩？將我心所未知之惡，亦充類比醜而盡之矣。

其所以能達且盡者，孰使之？詩使之也。則非詩之能使之，思之無邪者使之也。而聖人已立乎其前，而聖人之意已行乎其內矣。水百折而必東。明此者，不必執詩之爲善而後感，詩之爲惡而後戒也。

帷房哀怨之辭，孤臣孝子引爲至性之事；

昆蟲瑣屑之理，達人哲士得爲悟道之原。

六卿之餞韓宣也，《蔓草》《同車》，百拜而賡晏饗之重；

季札之觀魯樂也，《邶》《鄘》及《衛》，三歎而頌周禮之全。

如必孰善而後感，孰惡而後戒也，穿鑿附會之說固其思，而無邪云乎哉！此讀詩法也。

天下稱奇觀者水耳。水至平也，而波濤洶湧則奇矣。洋洋灑灑而來，若出人意中，復出人意外，當有河漢於其言，爲蒙吏之所驚怖。

周監於二節

聖人歎周禮之所由盛，而自決其從王之志焉。

蓋周禮之所以文，亦二代之爲之也，而其文則美備矣，聖人又舍周何適哉！

且天地之氣，日出而不窮，其必趨於文者，自然之勢也。直探天源。聖人因其勢而爲之坊，使天地之氣，有所留而漸達於文，而不知其所爲坊者，正天地之文之所自出。至於坊之道益全，則其出之之勢益盛。而人且疑夫今此之所坊，有異乎前此之所坊，於是乎欲取一代焉以爲之主，而使天地之氣，止而不流，歷世聖人，反而從我。豈有是哉？返朴還淳是老莊家言，非聖意也。

今天下亦知周之所以爲周乎？爲三代異尚之說者曰：周之先王，其意一主乎文，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。此其說非也。

官天下者其事疎，家天下者其事密，故言制度自夏始。從二代說入「監」字，便見「文」非周家之私。夏之先王，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唐虞之後也。便是「監」字。久之而人見其近於忠矣，又久之而見其忠之弊矣，夏先王固不知也。千古至論。

當繼世者其法寬，當征誅者其法峻，故變制度自殷始。殷之先王，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夏桀之後也。久之而人見其近於質矣，又久之而見其質之弊矣，殷先王固不知也。

然則先王之所爲制度者，皆本乎天下之不得不然。而後且從而爲之辭，又從而爲之議其

後，周之爲周，亦猶是耳。然而周之獨文於二代之者，何也？

古未有千年之國久而益強者，我周自后稷以來，與二代相終始，成敗得失之故，積久而慮深，則其監之也備。如《公劉》之夕陽、流泉，爲徹田之始，要深明乎作貢、作助之原；亶父之司徒、司空，爲周官之本，固熟悉夫惟百、惟倍之意。既不若二代之開國，其經營皆出於一朝。

古未有一家之人生而皆聖者，我周自太王以下，比二代爲最盛，父子兄弟之間，材多而識遠，則其監之也精。如《象》係於文者，《象》復成於公旦，已大遠乎首《坤》首《艮》之文；《下武》始於武者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又作於成康，亦更備乎《大夏》、《大獲》之作。又不若二代之創業，其功烈皆歸於一手。二意確暢。○監字義盡此二比。○引經斷案，炳然不刊。

當是之時，自朝廷以及比閭鄉遂，典章服物，釐然具備。先王先公曰：我不敢不監於有夏，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。然已郁郁乎其文矣！若謂其意一主乎文，而以文更易前代之制度也。首尾一氣。

是欲違大典而反之於無文也，夫天下之事，自無而造有，而既有者，必不能復使之無。快極！污樽、土鼓，昔且以爲文矣，而欲於瑚簋絃匏之世，污樽而土鼓焉，人情之所不能強，即聖人之所不能強也。是聖人從周實義。吾從其不能強者而已矣。

是又欲亂舊章而引之於靡文也，夫天下之理，即正而生變，而既變者，必不可〔二〕復使之正。有此，前義始足。采蘭、佩芍，今且以爲文矣，而置於《關雎》、《鵲巢》之側，采蘭而佩芍焉，人

情之所不敢出，即聖人之所不敢出也。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。

然則周之不得不監於二代也，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，皆天地之勢爲之也，則皆聖人之時爲之也。

上下數千年，經天緯地，都在裏許，豈經生家識解？即以文章觀，亦自光芒萬丈。

此方見三代聖人作述原頭，純是天理本然。就時文說，則文、武、周公制作，一團私意；并夫子尊王、述祖，亦是私意曲全矣。即蘇氏父子論六經制作，皆墮此義。

子語魯太節

聖人正樂之始，先以一成之節詔太師焉。

蓋一成之節不明，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。此則有司之事也，故先以語太師，謂若所可知者如是。可知只對太師說。

昔者，魯備六代之樂。夫子自衛反魯，欲取其闕失而悉正之，而特恐奏樂者之失其傳也，則不第既正之後，無以循序而盡其神，即欲正之時，亦無由審微以考其變。所以只說聲音節奏，不是樂理盡於此。於是首語魯太師樂曰：

帝王無一定之制，或以象德，或以象功，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，不可知者也；是實理，不是挑剔可知。

天地有自然之情，忽而成方，忽而成文，此樂之生乎人心者也，其可知者也。

然則人心之樂，與王道之樂，有異乎哉？而非也。王道之所能變易者，諸律有還主之均，而一律之自爲終始者，非神明之所能改；亦各音有迭廢之位，而七音之自爲周旋者，非運會之所能更。不通聲音之道者，不能說得如此親切。然則帝王之制，其所以歷千古而不忘者，非即此天地自然之情，根於人心者深也哉！得人心之樂，而後可以求天道之樂，故樂其可知也。四「如」字與「可知」之義徹上徹下。

凡樂必有其始作，拊爲父而鼓爲君，會守者咸具矣。自無聲而至有聲，蓄之者厚；自有聲而開衆聲，出之者盈。疏畫精確。殆翕如也，闕略而參差焉，非始也。

凡樂必有其從之，治以相而訊以雅，發揚者益出矣。廣大則易於容奸，而獲雜者不得入；清明則易於離節，而促數者無由生。殆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侵淫而紕繆焉，非從也。以是始，以是從，凡樂之一成盡之矣。『以』、『成』二字，獨見全理。

由此而六成焉，出以此；由此而九成焉，降以此。六九變，而成不變也。

由此而小成焉，分以此；由此而大成焉，合以此。小大殊，而成不殊也。

蓋考樂在儒者，而作樂在有司。

儒者不與有司習，則其理愈高，其說愈謬，舍易而求難，而不知大樂之必易也。故幾上下而識興衰，末世之矇眛，每喻其微；而當日之君卿，不明其故。明其故也，仍不出有司之所守